

樊榭山房集（套装全3册）



[樊榭山房集（套装全3册）_下载链接1](#)

著者:厉鹗 著，董兆熊 译

[樊榭山房集（套装全3册）_下载链接1](#)

标签

评论

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

非常好的书，内容不错，价格实惠，很喜欢。

非常好的书，装帧不错，价格实惠。

如今人知道他的不错。但是书真的好。

经典好书，值得品味，值得珍藏。

新印的，上古这套还可以。装帧素雅。活动不错

书很不错，送货速度快，赞一个！

买来看看，平装方便阅读。

听说是很不错的一本书，买来看看～相信会有很好的阅读体验～

帮朋友买的专业书籍自己不懂

清代最别致的一名词家。真应该推荐下。

厉鹗的诗文集，内容很好，翻阅方便，精装藏，平装阅。

老牌子了！值得信赖！卖家发货很给力！

书很好，经典，值得一读，好书。

领导说谁买的书啊，他很喜欢看啊哈哈

上海古籍出版好书，值得拥有。

非常经典的一本书，想买好久了。

主要是为了看樊榭的词。

内容很好，定价吓人。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价格优惠，正版超值，继续好评！

有花世界销奇志

厉鹗乃清朝大家。他的诗文集肯定值得一读，并做收藏！

清代诗文大家厉鹗的诗文集。

不错的东西，我很喜欢！

厉鹗是雍乾间著名诗人，崛起于“清初六大家”之后，“乾隆三大家”之前，在清诗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他既是狭义浙派的奠基人，又是广义浙派中一个时期的代表人物。
樊榭山房集（套装共3册）
为清董兆熊笺注、当代陈九思标校，是迄今为止，收录厉鹗作品最全的本子。

搞活动买的，性价比不错。

跟风买的。。。。结合活动购买，划算。。。

读书使天然得以完善，又需靠经验以补其不足，因为天生的才能犹如天然的树木，要靠后来的学习来修剪整枝，而书本上的道理如不用经验加以制约，往往是泛泛而不着边际的。
读书不可专为反驳作者而争辩，也不可轻易相信书中所言，以为当然如此，也不是为了寻找谈话资料。而应当权衡轻重，认真思考。

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一个睿智的知识分子，不愤青，文章都是一篇一篇的小文，不过是用心在写，有感而发，不是在课本上看到的宣传的知识分子的愤青的形象。讨论的也不是关乎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大话题，都是些日常生活的点滴感悟，让人觉得平实、真诚、更贴近普通人的生活，看着觉得心里平静、舒服、踏实、真实、自然。

《樊榭山房集》是厉鹗的诗文集，乾隆年间刊行于世，被收入《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介绍道：“《樊榭山房集》二十卷，国朝厉鹗撰。……前集诗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八卷，附以词，分甲、乙二卷，为康熙甲午至乾隆己未之作；续集亦诗八卷，而以北乐府一卷、小令一卷附焉，则己未至辛未作也。”光绪年间，汪氏振绮堂重刻《樊榭山房集》，“首全祖望撰《墓碣铭》，吴锡麒撰《墓田碑记》。附汪曾唯所辑《轶事》，及未刊诗词、迎銮新曲，并载杭世骏、汪惟宪、吴焯、王昶、陶元藻、袁枚诸家评论，为最足之本。”199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樊榭山房集》，以振绮堂本为底本，而以乾隆本、道光本对校，凡有疑误而无法从版本上校正之处，则参校以正史及有关诗文专集等其他资料。上海版的《樊榭山房集》共39卷，其中樊榭山房集诗8卷，词2卷，文集8卷，集外诗1卷，集外词1卷，集外曲1卷，续集诗8卷，续集词2卷，续集集外诗1卷，续集集外词1卷，续集集外文1卷，附录5，是研究厉鹗的重要资料。

厉鹗的全集，第三册胶有点薄，还好有线，不会脱开

《樊榭山房集》是厉鹗的诗文集，10卷2册；《樊榭山房续集》10卷2册共4册20卷全、每册近90页180面共700余面。迄今为止，收录其作最全的本子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樊榭山房集》整理本。此为其重印本。

厉鹗(1692-1752)，字太鸿、雄飞，号樊榭、南湖花隐，世称樊榭先生，浙江钱塘人。厉氏毕生嗜学，著述宏富，除学术著作《宋诗纪事》、《辽史拾遗》、《南宋院画录》、《湖船录》、《东城杂记》、《南宋纪事诗》、《绝妙好词笺》外，还有作品集《樊榭山房集》等。

厉鹗是雍乾间著名诗人。他崛起于“清初六大家”之后，“乾隆三大家”之前，在清诗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他既是狭义浙派的奠基人，又是广义浙派中一个时期的代表人物。他以一介寒士，主持江、浙吟社30余年。他的一生是诗人的一生。他为诗倾注了毕生的心血，放弃了应铨做官的机会。时人对他的形象作过生动的描述：“尝曳步缓行，仰天摇首，虽在衢巷，时见吟咏之意，市人望见遥避之，呼为‘诗魔’”。厉鹗始终是一个穷愁枯瘦的在野诗人，但其作品受到许多人的赞许，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杭世骏在《词科掌录》中写道：“厉太鸿为诗精深华妙，截断众流，乡前辈汤少宰西厓最所激赏。自新城、长水盛行时，海内操奇觚者，莫不乞灵于两家。太鸿独矫之以孤澹，用意既超，征材尤博，吾乡称诗于宋、元之后，未之过也。是科征士中，吾石友三人，皆据天下之最。太鸿之诗，稚威之古文，绍衣之考证，穿穴求之，近代罕有伦比。”全祖望指出：“余自束发出交天下之士，凡所谓工于语言者，盖未尝不识之，而有韵之文，莫如樊榭。”这绝非好友间的过誉之词，而是客观事实。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言：“其诗则吐属娴雅，有修洁自喜之致，绝不染南宋江湖末派。虽才力富健尚未能与朱彝尊等抗行，而恬吟密咏，绰有余思，视国初西冷十子，则翛然远矣。”沈德潜也评价道：“樊榭征士学问淹洽，尤熟精两宋典实，人无敢难者。而诗品清高。”

厉鹗（1692-1752），字太鸿，又字雄飞，号樊榭、南湖花隐等，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清代文学家，浙西词派中坚人物。康熙五十九年举人，屡试进士不第。家贫，性孤峭。乾隆初举鸿博，报罢。性耽闻静，爱山水，尤工诗馀，擅南宋诸家之胜。著有《宋诗纪事》、《樊榭山房集》等。《樊榭山房集》是厉鹗的诗文集，乾隆年间刊行于世，被收入《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介绍道：“《樊榭山房集》二十卷，国朝厉鹗撰。……前集诗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八卷，附以词，分甲、乙二卷，为

康熙甲午至乾隆己未之作；续集亦诗八卷，而以北乐府一卷、小令一卷附焉，则己未至辛未作也。”光绪年间，汪氏振绮堂重刻《樊榭山房集》，“首全祖望撰《墓碣铭》，吴锡麒撰《墓田碑记》。附汪曾唯所辑《轶事》，及未刊诗词、迎銮新曲，并载杭世骏、汪惟宪、吴焯、王昶、陶元藻、袁枚诸家评论，为最足之本。”厉鹗在词方面具有极高的造诣，为浙西词派中期的代表。在词派问题上，他推崇姜夔、张炎等人为首的宋词南宗，贬低辛弃疾等人的北宗。厉鹗以“清”与“雅”作为词好坏的标准。他主张在艺术特点上，词应该是幽隽清绮，婉约淡冷；作品蕴意上，词要适度表达作者纯正的情感，寄以不含俗态的清高志性。他与查为仁合编的《绝妙好词笺》成为继朱彝尊《词综》之后鼓吹南宋词方面最有影响的著作。另外，厉鹗也长于写诗，特别是五言诗。他与杭世骏齐名，《清代学者象传》中称其：“为诗精深峭洁，截断众流，于新城(王士?)、秀水(朱彝尊)外白树一帜。”厉鹗读书搜奇嗜博，钩深摘异，尤熟于宋元以后的掌故。著有《樊榭山房集》、《辽史拾遗》、《东城杂记》、《宋诗纪事》、《南宋杂事诗》等书。其中《南宋杂事诗》一书，采诸书为之注，征引浩博，为考史事者所重。

精装的京东一直无货，将就了下，厉鹗始终是一个穷愁枯瘦的在野诗人，但其作品受到许多人的赞许，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杭世骏在《词科掌录》中写道：“厉太鸿为诗精深华妙，截断众流，乡前辈汤少宰西厓最所激赏。自新城、长水盛行时，海内操奇觚者，莫不乞灵于两家。太鸿独矫之以孤澹，用意既超，征材尤博，吾乡称诗于宋、元之后，未之过也。是科征士中，吾石友三人，皆据天下之最。太鸿之诗，稚威之古文，绍衣之考证，穿穴求之，近代罕有伦比。”全祖望指出：“余自束发出交天下之士，凡所谓工于语言者，盖未尝不识之，而有韵之文，莫如樊榭。”这绝非好友间的过誉之词，而是客观事实。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言：“其诗则吐属娴雅，有修洁自喜之致，绝不染南宋江湖末派。虽才力富健尚未能与朱彝尊等抗行，而恬吟密咏，绰有余思，视国初西冷十子，则邈然远矣。”沈德潜也评价道：“樊榭征士学问淹洽，尤熟精两宋典实，人无敢难者。而诗品清高。”

无庸讳言，厉鹗的诗也有明显的缺点和不足。首先，他虽然出身贫苦，但大半生过的是“食客”式的生活，入世不深，结交有限，诗的内容不够丰富。诗集中很少有反映社会问题、民生疾苦的作品，主要是模山范水，吟风弄月，这多少带有一种脱离社会现实的倾向。其次，他虽然最长于山水诗，但平生游踪不广，主要局限于江、浙，无名山大川之助，诗的格局狭小，力量薄弱，雕炼有余，雄浑不足。其三，他喜欢用生僻的典故和替代字，矜奇炫博，流于晦涩，大大影响了诗的艺术效果。袁枚就曾批评道：“吾乡诗有浙派，好用替代字，盖始于宋人，而成于厉樊榭。樊榭在扬州马秋玉家，所见说部书多，好用僻典及零碎故事。”

厉鹗(1692-1752)，字太鸿，又字雄飞，号樊榭、南湖花隐等，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清代文学家，浙西词派中坚人物。康熙五十九年举人，屡试进士不第。家贫，性孤峭。乾隆初举鸿博，报罢。性耽闻静，爱山水，尤工诗馀，擅南宋诸家之胜。著有《宋诗纪事》、《樊榭山房集》等。《宋诗纪事》和《辽史拾遗》是厉鹗的两部力作，受到时人的好评。《四库全书总目》评厉鹗辑《宋诗纪事》一百卷价值道：“(《宋诗纪事》)全书网罗赅备，自序称阅书三千八百一十二家。今江南浙江所采遗书中，经其签题自某处钞至某处，以及经其点勘题识者，往往而是。则其用力亦云勤矣。考有宋一代之诗话者，终以是书为渊海，非胡仔诸家所能比较长短也。”“(《辽史拾遗》)拾辽史之遗，有注有补，均摘录旧文为纲，而参考他书条列于下。凡有异同，悉分析考证，缀以按语。……采辑散佚，足备考证。”

丰富的著述并不能使诗人的生活得到改善，不得已，他决定另谋出路。十三年(1748年)，他忽生宦情，决定以举人候选县令，应铨入都。朋友们认为他不宜担任此职，加以劝阻。他只得说出自己的苦衷，是为了求得俸禄以侍养老母。当他北上来到天津时，老友查为仁将他留住水西庄。在这里，他意外地看到了查为仁为南宋周密的《绝妙好词

》所作的笺注。他与为仁有同好，也曾收集过有关《绝妙好词》的材料。为仁所作，使他分外高兴。对学术的热爱战胜了对仕宦的追求，他放弃入都的打算，和为仁同撰《绝妙好词笺》。几个月后，著作完成，他返棹南归。乾隆十六年（1751年），高宗南巡，厉鹗与吴城共撰《迎銮新曲》进呈。吴城所作为《群仙祝寿》，厉鹗所作为《百灵效瑞》。十七年（1752年）秋天，厉鹗病重。九月十日，他对汪沆说道：“予平生不谐于俗，所为诗文亦不谐于俗，故不欲向不知我者索序。诗词二集，已自序而授之梓，尚留小文二册藏敝篋，子知我者也，他日曷为我序而存之。”第二天，厉鹗辞世。厉鹗的死使朋友们十分悲痛，他们哀叹：“今而后江淮之吟事衰矣！”马曰璐也哭道：“大雅今谁续，哀鸿亦叫群。情深携庾信，义重哭刘蕡。望远无来辙，呼天有断云。那堪闻笛后，又作死生分。”厉鹗的一生正如他在《六十生日答吴苇村见贻之作》一诗中所概括的，“我生少孤露，力学恨不早。

书店看上了这本非常好的书，一直想买可惜但是太贵又不打折，回家决定上京东看看，果然是有折扣。毫不犹豫的买下了了，京东速度非常快的，从配货到送货也很具体，快递也非常好，很快收到书了。书的包装真的非常好，没有拆开过，非常新，可以说无论自己阅读家人阅读，收藏还是送人都非常有面子的说，特别精美；各种十分美好虽然看着书本看着相对简单，但也不遑多让，塑封也都很完整封面和封底的设计、绘图都十分好画，让我觉得十分细腻而且具有收藏价值。书的封套非常精致推荐大家购买。打开书本，书装帧精美，纸张很干净，文字排版看起来也非常舒服非常的惊喜，让人看得欲罢不能，每每捧起这本书的时候似乎能够感觉到作者毫无保留的把作品呈现在我面前。深入浅出的写作手法能让本人犹如身临其境一般，好似一杯美式咖啡，看似快餐，其实值得回味 无论男女老少，第一印象最重要。”从你留给别人第一印象中，就可以你让别人看出你是什么样的人。所以多读书可以让人感觉你知书答礼，颇有风度。多读书，可以让你多增加一些课外的知识。培根先生说过：“知识就是力量。”不错，多读书，增长了课外知识，可以让你会感到浑身充满了一股力

量。这种力量可以大大可以激励着你不断地前进，不断地成长。从书中，你会往往可以发现自己身上的不足之处，使你不断地改正错误，摆正自己前进的方向。所以，图书也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多读书，可以使你变聪明，变得有智慧去战胜对手。书让你变得更加聪明，你就可以勇敢地面对困难和挑战。让你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样，你又可以向你自己的人生道路上迈出了结实的一步。多读书，也能使你的心情变得快乐。读书也是一种休闲方式，一种娱乐的方式。读书可以调节你的身体的血管流动，使你感到身心健康。所以在书的海洋里遨游，也是一种无限快乐的事情。用读书来为自己放松你的心情也是一种十分明智的方法。读书能陶冶人的情操，给人以知识和智慧。所以，我们应该多读好书，为我们以后的人生道路打下好的、扎实的基础！读书养性，读书可以陶冶自己的性情，使自己变得温文尔雅，具有浓厚的书卷气；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多读书可以提高写作能力，写文章就才思敏捷；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读书可以提高理解能力，只要熟读深思，你就可以知道其中的道理了；读书可以使自己的知识得到积累，君子学以聚之。总之，爱好读书是好事。让我们都来读书吧。其实读书有很多好处，就等有心人去慢慢发现。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让你有属于自己的本领靠自己生存。最后在好评一下京东客服服务态度好，送货相当快，包装仔细！这个也值得赞美下。希望京东这样保持下去，越做越好。

厉鹗(1692-1752),字太鸿、雄飞,号樊榭、南湖花隐,世称樊榭先生,浙江钱塘人。厉氏毕生嗜学,著述宏富,除学术著作《宋诗纪事》、《辽史拾遗》、《南宋院画录》、《湖船录》、《东城杂记》、《南宋纪事诗》、《绝妙好词笺》外,还有作品集《樊榭山房集》等。

厉鹗是雍乾间著名诗人。他崛起于“清初六大家”之后，“乾隆三大家”之前，在清诗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他既是狭义浙派的奠基人，又是广义浙派中一个时期的代表人物。他以一介寒士，主持江、浙吟社30余年。他的一生是诗人的一生。他为诗倾注了毕生的心血，放弃了应铨做官的机会。时人对他的形象作过生动的描述：“尝曳步缓行，仰天摇首，虽在衢巷，时见吟咏之意，市人望见遥避之，呼为‘诗魔’”。

厉鹗始终是一个穷愁枯瘦的在野诗人，但其作品受到许多人的赞许，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杭世骏在《词科掌录》中写道：“厉太鸿为诗精深华妙，截断众流，乡前辈汤少宰西厓最所激赏。自新城、长水盛行时，海内操奇觚者，莫不乞灵于两家。太鸿独矫之以孤澹，用意既超，征材尤博，吾乡称诗于宋、元之后，未之过也。是科征士中，吾石友三人，皆据天下之最。太鸿之诗，稚威之古文，绍衣之考证，穿穴求之，近代罕有伦比。”全祖望指出：“余自束发出交天下之士，凡所谓工于语言者，盖未尝不识之，而有韵之文，莫如樊榭。”这绝非好友间的过誉之词，而是客观事实。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言：“其诗则吐属娴雅，有修洁自喜之致，绝不染南宋江湖末派。虽才力富健尚未能与朱彝尊等抗行，而恬吟密咏，绰有余思，视国初西冷十子，则翛然远矣。”沈德潜也评价道：“樊榭征士学问淹洽，尤熟精两宋典实，人无敢难者。而诗品清高。”

无庸讳言，厉鹗的诗也有明显的缺点和不足。首先，他虽然出身贫苦，但大半生过的是“食客”式的生活，入世不深，结交有限，诗的内容不够丰富。诗集中很少有反映社会问题、民生疾苦的作品，主要是模山范水，吟风弄月，这多少带有一种脱离社会现实的倾向。其次，他虽然最长于山水诗，但平生游踪不广，主要局限于江、浙，无名山大川之助，诗的格局狭小，力量薄弱，雕炼有余，雄浑不足。其三，他喜欢用生僻的典故和替代字，矜奇炫博，流于晦涩，大大影响了诗的艺术效果。袁枚就曾批评道：“吾乡诗有浙派，好用替代字，盖始于宋人，而成于厉樊榭。樊榭在扬州马秋玉家，所见说部书多，好用僻典及零碎故事。”不过，袁枚又指出：“先生之诗，佳处全不在是。”表明瑕不掩瑜，厉鹗的诗自有其独特的价值。

《樊榭山房集》是厉鹗的诗文集，10卷2册；《樊榭山房续集》10卷2册共4册20卷全、

每册近90页180面共700余面。迄今为止,收录其作最全的本子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樊榭山房集》整理本。

厉鹗(1692-1752),字太鸿、雄飞,号樊榭、南湖花隐,世称樊榭先生,浙江钱塘人。厉氏毕生嗜学,著述宏富,除学术著作《宋诗纪事》、《辽史拾遗》、《南宋院画录》、《湖船录》、《东城杂记》、《南宋纪事诗》、《绝妙好词笺》外,还有作品集《樊榭山房集》等。

厉鹗是雍乾间著名诗人。他崛起于“清初六大家”之后,“乾隆三大家”之前,在清诗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他既是狭义浙派的奠基人,又是广义浙派中一个时期的代表人物。他以一介寒士,主持江、浙吟社30余年。他的一生是诗人的一生。他为诗倾注了毕生的心血,放弃了应铨做官的机会。时人对他的形象作过生动的描述:“尝曳步缓行,仰天摇首,虽在衢巷,时见吟咏之意,市人望见遥避之,呼为‘诗魔’”。

厉鹗始终是一个穷愁枯瘦的在野诗人,但其作品受到许多人的赞许,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杭世骏在《词科掌录》中写道:“厉太鸿为诗精深华妙,截断众流,乡前辈汤少宰西厓最所激赏。自新城、长水盛行时,海内操奇觚者,莫不乞灵于两家。太鸿独矫之以孤澹,用意既超,征材尤博,吾乡称诗于宋、元之后,未之过也。是科征士中,吾石友三人,皆据天下之最。太鸿之诗,稚威之古文,绍衣之考证,穿穴求之,近代罕有伦比。”全祖望指出:“余自束发出交天下之士,凡所谓工于语言者,盖未尝不识之,而有韵之文,莫如樊榭。”这绝非好友间的过誉之词,而是客观事实。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言:“其诗则吐属娴雅,有修洁自喜之致,绝不染南宋江湖末派。虽才力富健尚未能与朱彝尊等抗行,而恬吟密咏,绰有余思,视国初西冷十子,则翛然远矣。”沈德潜也评价道:“樊榭征士学问淹洽,尤熟精两宋典实,人无敢难者。而诗品清高。”

无庸讳言,厉鹗的诗也有明显的缺点和不足。首先,他虽然出身贫苦,但大半生过的是“食客”式的生活,入世不深,结交有限,诗的内容不够丰富。诗集中很少有反映社会问题、民生疾苦的作品,主要是模山范水,吟风弄月,这多少带有一种脱离社会现实的倾向。其次,他虽然最长于山水诗,但平生游踪不广,主要局限于江、浙,无名山大川之助,诗的格局狭小,力量薄弱,雕炼有余,雄浑不足。其三,他喜欢用生僻的典故和替代字,矜奇炫博,流于晦涩,大大影响了诗的艺术效果。袁枚就曾批评道:“吾乡诗有浙派,好用替代字,盖始于宋人,而成于厉樊榭。樊榭在扬州马秋玉家,所见说部书多,好用僻典及零碎故事。”不过,袁枚又指出:“先生之诗,佳处全不在是。”表明瑕不掩瑜,厉鹗的诗自有其独特的价值。

清朝初年,活跃在诗坛上的主要都是由明朝过来的诗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严格意义上的清代“国朝”诗人开始出现,并逐渐成为诗坛的主力。“清初六大家”就是他们中的代表人物。首先是并称为“南施北宋”的施闰章和宋琬,其次是并称为“南朱北王”的朱彝尊和王士禛,再次是并称为“南查北赵”的查慎行和赵执信。此后,则有袁枚、赵翼、蒋士铨“乾隆三大家”。厉鹗崛起于“清初六大家”之后,“乾隆三大家”之前,在清诗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

厉鹗生于康熙三十一年五月初二日(1692年6月16日),卒于乾隆十七年九月十一

厉鹗像[1]

日(1752年10月17日)。先世居慈溪,后迁至钱塘。祖父大俊,父奇才,都是布衣。他排行第二,兄士泰,弟子山。他还在少年时,父亲就已去世,家境贫寒,全家人靠士泰卖烟叶为生。他因家庭生活所迫,几乎被士泰送进庙宇,后自己坚持不出家才作罢。求知上进

生活虽然艰苦,但厉鹗的求知欲却很强。他刻苦用功,“读书数年,即学为诗,有佳句”。后来他又广泛涉猎,“于书无所不窥,所得皆用之于诗”。弱冠时,他从杭可庵游,可庵之子世骏小他4岁。他称可庵为先生,与世骏结为密友。他性格孤僻,不谙世事,但酷爱出游。每“遇一胜境,则必鼓棹而登,足之所涉,必寓诸目,目之所睹,必识诸心”。江浙山水,激发了他的豪迈诗情;迷人风光,丰富了他的美妙想象。在大自然的怀抱里,这位贫寒之子,迅速成长为一位诗人。

这位年轻的诗人,对社会现实似乎有所不满,而又无能为力。他觉得“与其作白眼以看人,何如问青天而搔首”,因此仿古人诗体,借游仙之咏来抒发自己的游思和感慨。康

熙四十九年（1712年），厉鹗写了《游仙百咏》，不久又写了《续游仙百咏》。这两篇游仙咏清新飘逸，然而，诗人仍觉得言犹未尽。五十二年（1713年），他写了《再续游仙百咏》，“借文翰为遨游，真可谓尽名士之才情，极仙人之本色”，受到了朋友的赞叹。他自己也沾沾自喜道：“昔谢逸作蝴蝶诗三百首，人呼为谢蝴蝶。世有知我者，其将以予为厉游仙乎？”教授学生

五十三年（1714年），厉鹗受聘来到了汪舍亭家，在听雨楼教授汪家的两个孩子：汪浦、汪沆。在这里，他受到了礼遇，饮食居住都得到了很好的照顾。汪家对孩子要求严格，厉鹗也极尽教师之责，认真授业。从五十三年到五十七年（1718年），他一直在汪家任师。在他的教授下，汪浦、汪沆学业大有长进。尤其是汪沆，后来也成为一位名士，并始终感激自己的恩师。考中当官

五十九年（1720年），厉鹗参加乡试，考官是内阁学士李绂。在试闱中，李绂见到他的试卷，读了他写的谢表，感叹道：“此必诗人也！”立即录取。中举之后，厉鹗登舟北上，准备参加京城会试。此时，他年不到30，又是第一次入都，兴奋的心情可想而知。沿途他诗兴时发，写下了10多首诗。然而他沿途观光的兴趣似乎比会试中式的希望更浓。在《广陵寓楼雪中感怀》一诗中，他写道：“沉湎居翥主，浩荡游子意。平生淡泊怀，荣利非所嗜。哂笑诂云乐，明发难自弃。兹来扪空囊，翻为故交累。因思在家贫，徜徉尚高致。束书细遮眠，疏花香破鼻。纸阁无多宽，回隔飞尘至。因之问故园，南湖烦寄字。”

在京城，厉鹗的诗受到了侍郎汤右曾的赏识。厉鹗春闱报罢，右曾殷勤办酒，收拾卧榻，派人致意要将厉鹗请到家中。厉鹗得信后却而不辞而别。次日，右曾迎请时，他早已远去。“说者服侍郎之下士，而亦贤樊榭之不因人熟”。在归途中，厉鹗写诗叹道：“一昔都亭路，归装只似初。耻为主父谒，休上退之书。柳拂差池燕，河惊拔刺鱼。不须悲楚玉，息影忆吾庐。”

这套书买的很满意，质量不错，送货很快，还参加活动，感觉超值。

厉鹗是雍乾间著名诗人，崛起于“清初六大家”之后，“乾隆三大家”之前，在清诗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他既是狭义浙派的奠基人，又是广义浙派中一个时期的代表人物。

樊榭山房集（套装共3册）

为清董兆熊笺注、当代陈九思标校，是迄今为止，收录厉鹗作品最全的本子。

厉鹗的全集，第三册胶有点薄，还好有线，不会脱开

《樊榭山房集》是厉鹗的诗文集，10卷2册；《樊榭山房续集》10卷2册共4册20卷全、每册近90页180面共700余面。迄今为止，收录其作最全的本子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樊榭山房集》整理本。此为其重印本。

厉鹗(1692-1752)字太鸿、雄飞,号樊榭、南湖花隐,世称樊榭先生,浙江钱塘人。厉氏毕生嗜学,著述宏富,除学术著作《宋诗纪事》、《辽史拾遗》、《南宋院画录》、《湖船录》、《东城杂记》、《南宋纪事诗》、《绝妙好词笺》外,还有作品集《樊榭山房集》等。

厉鹗是雍乾间著名诗人。他崛起于“清初六大家”之后，“乾隆三大家”之前，在清诗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他既是狭义浙派的奠基人，又是广义浙派中一个时期的代表人物。他以一介寒士，主持江、浙吟社30余年。他的一生是诗人的一生。他为诗倾注了毕生的心血，放弃了应铨做官的机会。时人对他的形象作过生动的描述：“尝曳步缓行，仰天摇首，虽在衢巷，时见吟咏之意，市人望见遥避之，呼为‘诗魔’”。厉鹗始终是一个穷愁枯瘦的在野诗人，但其作品受到许多人的赞许，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杭世骏在《词科掌录》中写道：“厉太鸿为诗精深华妙，截断众流，乡前辈汤少宰西厓最所激赏。自新城、长水盛行时，海内操奇觚者，莫不乞灵于两家。太鸿独矫之以孤澹，用意既超，征材尤博，吾乡称诗于宋、元之后，未之过也。是科征士中，吾石友三人，皆据天下之最。太鸿之诗，稚威之古文，绍衣之考证，穿穴求之，近代罕有伦比。”全祖望指出：“余自束发出交天下之士，凡所谓工于语言者，盖未尝不识之，而有韵之文，莫如樊榭。”这绝非好友间的过誉之词，而是客观事实。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言：“其诗则吐属娴雅，有修洁自喜之致，绝不染南宋江湖末派。虽才力富健尚未能与朱彝尊等抗行，而恬吟密咏，绰有余思，视国初西冷十子，则翛然远矣。”沈德潜也评价道：“樊

榭征士学问淹洽，尤熟精两宋典实，人无敢难者。而诗品清高。

厉鹗的全集，第三册胶有点薄，还好有线，不会脱开

《樊榭山房集》是厉鹗的诗文集，10卷2册；《樊榭山房续集》10卷2册共4册20卷全、每册近90页180面共700余面。迄今为止，收录其作最全的本子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樊榭山房集》整理本。此为其重印本。

厉鹗(1692-1752)，字太鸿、雄飞，号樊榭、南湖花隐，世称樊榭先生，浙江钱塘人。厉氏毕生嗜学，著述宏富，除学术著作《宋诗纪事》、《辽史拾遗》、《南宋院画录》、《湖船录》、《东城杂记》、《南宋纪事诗》、《绝妙好词笺》外，还有作品集《樊榭山房集》等。

厉鹗是雍乾间著名诗人。他崛起于“清初六大家”之后，“乾隆三大家”之前，在清诗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他既是狭义浙派的奠基人，又是广义浙派中一个时期的代表人物。他以一介寒士，主持江、浙吟社30余年。他的一生是诗人的一生。他为诗倾注了毕生的心血，放弃了应铨做官的机会。时人对他的形象作过生动的描述：“尝曳步缓行，仰天摇首，虽在衢巷，时见吟咏之意，市人望见遥避之，呼为‘诗魔’”。厉鹗始终是一个穷愁枯瘦的在野诗人，但其作品受到许多人的赞许，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杭世骏在《词科掌录》中写道：“厉太鸿为诗精深华妙，截断众流，乡前辈汤少宰西厓最所激赏。自新城、长水盛行时，海内操奇觚者，莫不乞灵于两家。太鸿独矫之以孤澹，用意既超，征材尤博，吾乡称诗于宋、元之后，未之过也。是科征士中，吾石友三人，皆据天下之最。太鸿之诗，稚威之古文，绍衣之考证，穿穴求之，近代罕有伦比。”全祖望指出：“余自束发出交天下之士，凡所谓工于语言者，盖未尝不识之，而有韵之文，莫如樊榭。”这绝非好友间的过誉之词，而是客观事实。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言：“其诗则吐属娴雅，有修洁自喜之致，绝不染南宋江湖末派。虽才力富健尚未能与朱彝尊等抗行，而恬吟密咏，绰有余思，视国初西冷十子，则翛然远矣。”沈德潜也评价道：“樊榭征士学问淹洽，尤熟精两宋典实，人无敢难者。而诗品清高。”

厉鹗生于康熙三十一年五月初二日（1692年6月16日），卒于乾隆十七年九月十一

厉鹗像[1]

日（1752年10月17日）。先世居慈溪，后迁至钱塘。祖父大俊，父奇才，都是布衣。他排行第二，兄士泰，弟子山。他还在少年时，父亲就已去世，家境贫寒，全家人靠士泰卖烟叶为生。他因家庭生活所迫，几乎被士泰送进庙宇，后自己坚持不出家才作罢。

求知上进
生活虽然艰苦，但厉鹗的求知欲却很强。他刻苦用功，“读书数年，即学为诗，有佳句”。后来他又广泛涉猎，“于书无所不窥，所得皆用之于诗”。弱冠时，他从杭可庵游，可庵之子世骏小他4岁。他称可庵为先生，与世骏结为密友。他性格孤僻，不谙世事，但酷爱出游。每“遇一胜境，则必鼓棹而登，足之所涉，必寓诸目，目之所睹，必识诸心”。江浙山水，激发了他的豪迈诗情；迷人风光，丰富了他的美妙想象。在大自然的怀抱里，这位贫寒之子，迅速成长为一位诗人。

这位年轻的诗人，对社会现实似乎有所不满，而又无能为力。他觉得“与其作白眼以看人，何如问青天而搔首”，因此仿古人诗体，借游仙之咏来抒发自己的游思和感慨。康熙四十九年（1712年），厉鹗写了《游仙百咏》，不久又写了《续游仙百咏》。这两篇游仙咏清新飘逸，然而，诗人仍觉得言犹未尽。五十二年（1713年），他写了《再续游仙百咏》，“借文翰为遨游，真可谓尽名士之才情，极仙人之本色”，受到了朋友的赞叹。他自己也沾沾自喜道：“昔谢逸作蝴蝶诗三百首，人呼为谢蝴蝶。世有知我者，其将以予为厉游仙乎？”教授学生

五十三年（1714年），厉鹗受聘来到了汪舍亭家，在听雨楼教授汪家的两个孩子：汪浦、汪沆。在这里，他受到了礼遇，饮食居住都得到了很好的照顾。汪家对孩子要求严格，厉鹗也极尽教师之责，认真授业。从五十三年到五十七年（1718年），他一直在汪家任师。在他的教授下，汪浦、汪沆学业大有长进。尤其是汪沆，后来也成为一位名士，并始终感激自己的恩师。考中当官

五十九年（1720年），厉鹗参加乡试，考官是内阁学士李绂。在试闱中，李绂见到他的试卷，读了他写的谢表，感叹道：“此必诗人也！”立即录取。中举之后，厉鹗登舟

北上，准备参加京城会试。此时，他年不到30，又是第一次入都，兴奋的心情可想而知。沿途他诗兴时发，写下了10多首诗。然而他沿途观光的兴趣似乎比会试中式的希望更浓。在《广陵寓楼雪中感怀》一诗中，他写道：“沉湎居翥主，浩荡游子意。平生淡泊怀，荣利非所嗜。哂笑诂云乐，明发难自弃。兹来扪空囊，翻为故交累。因思在家贫，徜徉尚高致。束书细遮眠，疏花香破鼻。纸阁无多宽，回隔飞尘至。因之问故园，南湖烦寄字。”

在京城，厉鹗的诗受到了侍郎汤右曾的赏识。厉鹗春闱报罢，右曾殷勤办酒，收拾卧榻，派人致意要将厉鹗请到家中。厉鹗得信后却不辞而别。次日，右曾迎请时，他早已远去。“说者服侍郎之下士，而亦贤樊榭之不因人熟”。在归途中，厉鹗写诗叹道：“一昔都亭路，归装只似初。耻为主父谒，休上退之书。柳拂差池燕，河惊拔刺鱼。不须悲楚玉，息影忆吾庐。” 结交文人

回到家乡后，厉鹗更加热衷于出游吟诗。随着诗名的传播，他与更多的文人结成了朋友，与周京、金志章、符曾、金农十分亲密，常常在一起作文字之会，赋诗为乐。扬州盐商马曰琯、马曰璐兄弟贾而好儒，“以古书、朋友、山水为癖”，家中藏书极富。文人名士纷纷来游，厉鹗也年年相访，成为马家的常客。在马氏小玲珑山馆里，他肆意探讨，阅读了大量的书籍。他与马氏兄弟、杭世骏等浙江诗人结为邗江吟社，唱和切磨，“觞咏无虚日”。雍正年间，全祖望路过杭州，与厉鹗、杭世骏等结交，也成为诗社之友。他们一起讨论经史，考证掌故，写诗唱和。从康熙末年到雍正初年，厉鹗在出游吟咏之余，撰写了《南宋院画录》8卷、《秋林琴雅》4卷、《东城杂记》2卷、《湖船录》1卷，并同沈嘉辙、吴焯、陈芝光、符曾、赵昱、赵信一起，共同撰写了《南宋杂事诗》7卷。

雍正九年（1731年），浙江总督李卫奉敕修《浙江通志》。厉鹗、杭世骏等28人受聘担任分修。在厉鹗、杭世骏等各位分修的努力下，《浙江通志》“越二年始削稿，又一年剗删葺事”。

美人香草本《离骚》，俎豆青莲尚未遥。颇爱《花间》肠断句，夜船吹笛雨潇潇。

张、柳词名枉并驱，格高韵胜属西吴。可人风絮堕无影，低唱浅斟能道无？

鬼语分明爱赏多，小山小令擅清歌。世间不少分襟处，月细风尖晚奈何？

贺梅子昔吴中住，一曲横塘自往还。难会寂音尊者意，也将绮障学东山。

（原注：洪觉范有和贺方回《青玉案》词，极浅陋。）

旧时月色最清妍，香影都从授简传。赠与小红应不惜，赏音只有石湖仙。

头白遗民涕不禁，《补题》风物在山阴。残蝉身世香莼兴，一片冬青冢畔心。

（原注：《乐府补题》一卷，唐义士。玉潜与焉。）

玉田秀笔溯清空，净洗花香意匠中。羨杀时人唤春水，源流故自寄闲翁。

（原注：邓牧心云：张叔夏词本其父寄闲翁。翁名枢，字斗南，有作在周草窗《绝妙好词》中。）

《中州乐府》鉴裁别，略仿苏黄硬语为。若向词家论风雅，锦袍翻是让吴儿。

送春苦调刘须溪，吟到“壶秋”句绝奇。不读凤林书院体，岂知词派有江西。

（原注：壶秋：罗志仁）（原注：元《凤林书院词》三卷，多江西人。）

寂寞湖山尔许时，近来传唱《六家词》。偶然燕语人无语，心折小长芦钓师。

（原注：朱竹垞检讨《静志居琴趣》中语。）

闲情何碍写云蓝？淡处翻浓我未谙。独有藕渔工小令，不教贺老占江南。

（原注：锡山严中允荪友《秋水词》一卷。）

路远三湘。记幽崖冷谷，采遍瑶房。仙人练颜如洗，尚带铅霜。窃裊东风摇翠，返魂处、佳珥成行。飘零遇张硕，已堕红尘，还舞霓裳。○月中何限怨，念王孙草绿，孤负空香。冰丝初弄，清夜应诉悲凉。玉斫相思一点，算除是、连理唐昌。闲阶澹成梦，白凤梳翎，写影云窗。

雨浥芳尘。爱花瓷宝屑，百种芬氲。谁将蜜脾滋味，散作浓春。颤裊微烟犹未，写兰韵、如幻如真。轻翻小银叶，舌本先参，鼻观徐闻。○汉宫遗事远，叹寻方难和，按谱偷分。茗瓯初缀，依约揜了馀薰。缥缈华胥一枕，蝶飞来、犹恋梨云。回思殢人处，寄与当时，浣罢罗巾。[齐天乐七首]

瘦筇如唤登临去，江平雪晴风小。湿锚楼台，酿寒城阙，不见春红吹到。微茫越峤，但半亘云根，半销沙草。为问鸥边，而今可有晋时棹？○清愁几番自遣，故人稀笑语，相忆多少！寂寂寥寥，朝朝暮暮，吟得梅花俱恼。将花插帽，向第一峰头，倚空长啸。忽展斜阳，玉龙天际绕。

簾凄灯暗眠还起，清商几处催发？碎竹虚廊，枯莲浅渚，不辨声来何叶？桐飙又接，尽吹入潘郎，一簪愁发。已是难听，中宵无用怨离别。○阴虫还更切切。玉窗挑锦倦，惊响檐铁。漏断高城，钟疏野寺，遥送凉潮呜咽。微吟渐怯。讶篱豆花开，雨筛时节。独自开门，满庭都是月。

夕阳才作微凉意，幽窗便闻秋纺。怨绪回风，情丝曳雨，交戛依然摇飏。离惊记往，在枫叶横塘，豆花深巷。翠股斜敲，萧萧又送云年响。○何人听时较早。旧啼银烛背，寒素无恙。染黛形轻，翻车韵急，偏隔秦楼朱幌。馀韵漫想。怕短髮难搔，助愁千丈。夜色柴门，几声天更爽。

平生惯向芜城客，吴丝暗斑双鬓。雪岭才高，青楼句好，那比前人疏俊。吟朋胜引，爱款竹寻题，占花分韵。忽觉归心，一灯摇梦野鸥近。○湖山此时旧隐。玉壶凉万斛，红腻莲晕。江雨鸣篷，林风解缆，离绪满於潮信。流连未尽。谢送我多情，熟梅芳醞。弹指秋清，重逢期定准。

青林响接炎光永，垂绶不沾尘土。刻钿仙形，贮风清腹，笑倒世间儿女。疏枝过雨，又咽断残声，暗移深树。凉碧勾云，高情那信雀相妒。○晓园莎露乍滴。问何人咏得，一翦轻羽。趁夜潜飞，临妆欲动，好助绿窗眉妩。长嘶正苦。忆旧日瑶宫，孟家曾顾。浅画生衣，冷飕吹不去。

一番枝背旁鸣起，池塘顿添清绝。竹翠捎空，梧阴避景，占了嫩凉时节。偏惊远别，是催落残阳，又催残月。独韵么弦，更无人为表孤洁。○桃笙梦回静听。每星河夜浅，餐露声歇。耀火休惊，柔竿漫试，吟到秋来悽切。西风再热。候缓蛻冠花，旧愁重说。剩有痴情，绕阶寻翳叶。

厉鹗（1692-1752），字太鸿，又字雄飞，号樊榭、南湖花隐等，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清代文学家，浙西词派中坚人物。康熙五十九年举人，屡试进士不第。家贫，性孤峭。乾隆初举鸿博，报罢。性耽闻静，爱山水，尤工诗馀，擅南宋诸家之胜。著有《宋诗纪事》、《樊榭山房集》等。《宋诗纪事》和《辽史拾遗》是厉鹗的两部力作，受到时人的好评。《四库全书总目》评厉鹗辑《宋诗纪事》一百卷价值道：

“（《宋诗纪事》）全书网罗赅备，自序称阅书三千八百一十二家。今江南浙江所采遗书中，经其签题自某处钞至某处，以及经其点勘题识者，往往而是。则其用力亦云勤矣。考有宋一代之诗话者，终以是书为渊海，非胡仔诸家所能比较长短也。”“（《辽史拾遗》）拾辽史之遗，有注有补，均摘录旧文为纲，而参考他书条列于下。凡有异同，悉分析考证，缀以按语。……采辑散佚，足备考证。”

丰富的著述并不能使诗人的生活得到改善，不得已，他决定另谋出路。十三年（1748年），他忽生宦情，决定以举人候选县令，应铨入都。朋友们认为他不宜担任此职，加以劝阻。他只得说出自己的苦衷，是为了求得俸禄以侍养老母。当他北上来到天津时，老友查为仁将他留住水西庄。在这里，他意外地看到了查为仁为南宋周密的《绝妙好词》所作的笺注。他与为仁有同好，也曾收集过有关《绝妙好词》的材料。为仁所作，使他分外高兴。对学术的热爱战胜了对仕宦的追求，他放弃入都的打算，和为仁同撰《绝妙好词笺》。几个月后，著作完成，他返棹南归。

乾隆十六年（1751年），高宗南巡，厉鹗与吴城共撰《迎銮新曲》进呈。吴城所作为《群仙祝寿》，厉鹗所作为《百灵效瑞》。十七年（1752年）秋天，厉鹗病重。九月十日，他对汪沆说道：“予平生不谐于俗，所为诗文亦不谐于俗，故不欲向不知我者索序。诗词二集，已自序而授之梓，尚留小文二册藏敝篋，子知我者也，他日曷为我序而存之。”第二天，厉鹗辞世。

厉鹗的死使朋友们十分悲痛，他们哀叹：“今而后江淮之吟事衰矣！”马曰璐也哭道：“大雅今谁续，哀鸿亦叫群。情深携庾信，义重哭刘蕡。望远无来辙，呼天有断云。那堪闻笛后，又作死生分。”

厉鹗的一生正如他在《六十生日答吴苇村见贻之作》一诗中所概括的，“我生少孤露，

力学恨不早。孱躯复多病，肤理久枯槁。干进懒无术，退耕苦难饱。帐下第温岐，归敝庐孟浩。风尖耻作吏，山水事幽讨。结托贤友生，耽吟忘潦倒。”他的诗幽新隽妙，刻琢研炼，于王士禛、朱彝尊之外，“独辟蹊径”，与金农的书画齐名，人称“髯金瘦厉”。他不修威仪，常曳步缓行，仰天摇首，即使在大路上，也常有吟咏之意。因此，又被人笑称为“诗魔”。

他的著作除上面提到的诸书外，还有《樊榭山房集》。《樊榭山房集》是厉鹗的诗文集，乾隆年间刊行于世，被收入《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介绍道：“《樊榭山房集》二十卷，国朝厉鹗撰。……前集诗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八卷，附以词，分甲、乙二卷，为康熙甲午至乾隆己未之作；续集亦诗八卷，而以北乐府一卷、小令一卷附焉，则己未至辛未作也。”

光绪年间，汪氏振绮堂重刻《樊榭山房集》，“首全祖望撰《墓碣铭》，吴锡麒撰《墓田碑记》。附汪曾唯所辑《轶事》，及未刊诗词、迎銮新曲，并载杭世骏、汪惟宪、吴焯、王昶、陶元藻、袁枚诸家评论，为最足之本。”厉鹗

199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樊榭山房集》，以振绮堂本为底本，而以乾隆本、道光本对校，凡有疑误而无法从版本上校正之处，则参校以正史及有关诗文专集等其他资料。上海版的《樊榭山房集》共39卷，其中樊榭山房集诗8卷，词2卷，文集8卷，集外诗1卷，集外词1卷，集外曲1卷，续集诗8卷，续集词2卷，续集集外诗1卷，续集集外词1卷，续集集外文1卷，附录5，是研究厉鹗的重要资料。

在此，我们以上海版的《樊榭山房集》为依据，对厉鹗的诗词创作试作分析。

厉鹗在词方面具有极高的造诣，为浙西词派中期的代表。在词派问题上，他推崇姜夔、张炎等人为首的宋词南宗，贬低辛弃疾等人的北宗。厉鹗以“清”与“雅”作为词好坏的标准。他主张在艺术特点上，词应该是幽隽清绮，婉约淡冷；作品蕴意上，词要适度表达作者纯正的情感，寄以不含俗态的清高志性。他与查为仁合编的《绝妙好词笺》成为继朱彝尊《词综》之后鼓吹南宋词方面最有影响的著作。另外，厉鹗也长于写诗，特别是五言诗。他与杭世骏齐名，《清代学者象传》中称其：“为诗精深峭洁，截断众流，于新城(王士禛)、秀水(朱彝尊)外自树一帜。”厉鹗读书搜奇嗜博，钩深摘异，尤熟于宋元以后的掌故。著有《樊榭山房集》、《辽史拾遗》、《东城杂记》、《宋诗纪事》、《南宋杂事诗》等书。其中《南宋杂事诗》一书，采诸书为之注，征引浩博，为考史事者所重。厉鹗一生创作了许多以山水为题材的诗词。一部《樊榭山房集》，几乎可以说是“十诗九山水”。从题材分类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称他为山水诗人。张世进在《哭樊榭二首》诗中写道：“当代风骚手，平生山水心。”

厉鹗(1692-1752)，字太鸿，又字雄飞，号樊榭、南湖花隐等，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清代文学家，浙西词派中坚人物。康熙五十九年举人，屡试进士不第。家贫，性孤峭。乾隆初举鸿博，报罢。性耽闻静，爱山水，尤工诗馀，擅南宋诸家之胜。著有《宋诗纪事》、《樊榭山房集》等。《宋诗纪事》和《辽史拾遗》是厉鹗的两部力作，受到时人的好评。《四库全书总目》评厉鹗辑《宋诗纪事》一百卷价值道：

“（《宋诗纪事》）全书网罗赅备，自序称阅书三千八百一十二家。今江南浙江所采遗书中，经其签题自某处钞至某处，以及经其点勘题识者，往往而是。则其用力亦云勤矣。考有宋一代之诗话者，终以是书为渊海，非胡子诸家所能比较长短也。”“（《辽史拾遗》）拾辽史之遗，有注有补，均摘录旧文为纲，而参考他书条列于下。凡有异同，悉分析考证，缀以按语。……采辑散佚，足备考证。”

丰富的著述并不能使诗人的生活得到改善，不得已，他决定另谋出路。十三年(1748年)，他忽生宦情，决定以举人候选县令，应铨入都。朋友们认为他不宜担任此职，加以劝阻。他只得说出自己的苦衷，是为了求得俸禄以侍养老母。当他北上来到天津时，老友查为仁将他留住水西庄。在这里，他意外地看到了查为仁为南宋周密的《绝妙好词》所作的笺注。他与为仁有同好，也曾收集过有关《绝妙好词》的材料。为仁所作，使他分外高兴。对学术的热爱战胜了对仕宦的追求，他放弃入都的打算，和为仁同撰《绝妙好词笺》。几个月后，著作完成，他返棹南归。

乾隆十六年(1751年)，高宗南巡，厉鹗与吴城共撰《迎銮新曲》进呈。吴城所作为《群仙祝寿》，厉鹗所作为《百灵效瑞》。十七年(1752年)秋天，厉鹗病重。九月

十日，他对汪沆说道：“予平生不谐于俗，所为诗文亦不谐于俗，故不欲向不知我者索序。诗词二集，已自序而授之梓，尚留小文二册藏敝篋，子知我者也，他日曷为我序而存之。”第二天，厉鹗辞世。

厉鹗的死使朋友们十分悲痛，他们哀叹：“今而后江淮之吟事衰矣！”马曰璐也哭道：“大雅今谁续，哀鸿亦叫群。情深携庾信，义重哭刘蕡。望远无来辙，呼天有断云。那堪闻笛后，又作死生分。”

厉鹗的一生正如他在《六十生日答吴苇村见贻之作》一诗中所概括的，“我生少孤露，力学恨不早。孱躯复多病，肤理久枯槁。干进懒无术，退耕苦难饱。帐下第温岐，归敝庐孟浩。风尖耻作吏，山水事幽讨。结托贤友生，耽吟忘潦倒。”他的诗幽新隽妙，刻琢研炼，于王士禛、朱彝尊之外，“独辟蹊径”，与金农的书画齐名，人称“髯金瘦厉”。他不修威仪，常曳步缓行，仰天摇首，即使在大路上，也常有吟咏之意。因此，又被人笑称为“诗魔”。

他的著作除上面提到的诸书外，还有《樊榭山房集》。《樊榭山房集》是厉鹗的诗文集，乾隆年间刊行于世，被收入《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介绍道：“《樊榭山房集》二十卷，国朝厉鹗撰。……前集诗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八卷，附以词，分甲、乙二卷，为康熙甲午至乾隆己未之作；续集亦诗八卷，而以北乐府一卷、小令一卷附焉，则己未至辛未作也。”

光绪年间，汪氏振绮堂重刻《樊榭山房集》，“首全祖望撰《墓碣铭》，吴锡麒撰《墓田碑记》。附汪曾唯所辑《轶事》，及未刊诗词、迎銮新曲，并载杭世骏、汪惟宪、吴焯、王昶、陶元藻、袁枚诸家评论，为最足之本。”厉鹗

199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樊榭山房集》，以振绮堂本为底本，而以乾隆本、道光本对校，凡有疑误而无法从版本上校正之处，则参校以正史及有关诗文专集等其他资料。上海版的《樊榭山房集》共39卷，其中樊榭山房集诗8卷，词2卷，文集8卷，集外诗1卷，集外词1卷，集外曲1卷，续集诗8卷，续集词2卷，续集集外诗1卷，续集集外词1卷，续集集外文1卷，附录5，是研究厉鹗的重要资料。

在此，我们以上海版的《樊榭山房集》为依据，对厉鹗的诗词创作试作分析。

厉鹗在词方面具有极高的造诣，为浙西词派中期的代表。在词派问题上，他推崇姜夔、张炎等人为首的宋词南宗，贬低辛弃疾等人的北宗。厉鹗以“清”与“雅”作为词好坏的标准。他主张在艺术特点上，词应该是幽隽清绮，婉约淡冷；作品蕴意上，词要适度表达作者纯正的情感，寄以不含俗态的清高志性。他与查为仁合编的《绝妙好词笺》成为继朱彝尊《词综》之后鼓吹南宋词方面最有影响的著作。另外，厉鹗也长于写诗，特别是五言诗。他与杭世骏齐名，《清代学者象传》中称其：“为诗精深峭洁，截断众流，于新城(王士禛)、秀水(朱彝尊)外自树一帜。”厉鹗读书搜奇嗜博，钩深摘异，尤熟于宋元以后的掌故。著有《樊榭山房集》、《辽史拾遗》、《东城杂记》、《宋诗纪事》、《南宋杂事诗》等书。其中《南宋杂事诗》一书，采诸书为之注，征引浩博，为考史事者所重。厉鹗一生创作了许多以山水为题材的诗词。一部《樊榭山房集》，几乎可以说是“十诗九山水”。从题材分类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称他为山水诗人。张世进在《哭樊榭二首》诗中写道：“当代风骚手，平生山水心。”

厉鹗(1692-1752)，字太鸿，又字雄飞，号樊榭、南湖花隐等，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清代文学家，浙西词派中坚人物。康熙五十九年举人，屡试进士不第。家贫，性孤峭。乾隆初举鸿博，报罢。性耽闻静，爱山水，尤工诗馀，擅南宋诸家之胜。著有《宋诗纪事》、《樊榭山房集》等。

厉鹗生于康熙三十一年五月初二日(1692年6月16日)，卒于乾隆十七年九月十一

厉鹗像[1]

日(1752年10月17日)。先世居慈溪，后迁至钱塘。祖父大俊，父奇才，都是布衣。他排行第二，兄士泰，弟子山。他还在少年时，父亲就已去世，家境贫寒，全家人靠士泰卖烟叶为生。他因家庭生活所迫，几乎被士泰送进庙宇，后自己坚持不出家才作罢。生活虽然艰苦，但厉鹗的求知欲却很强。他刻苦用功，“读书数年，即学为诗，有佳句”。后来他又广泛涉猎，“于书无所不窥，所得皆用之于诗”。弱冠时，他从杭可庵游，可庵之子世骏小他4岁。他称可庵为先生，与世骏结为密友。他性格孤僻，不谙世事

，但酷爱出游。每“遇一胜境，则必鼓棹而登，足之所涉，必寓诸目，目之所睹，必识诸心”。江浙山水，激发了他的豪迈诗情；迷人风光，丰富了他的美妙想象。在大自然的怀抱里，这位贫寒之子，迅速成长为一位诗人。

这位年轻的诗人，对社会现实似乎有所不满，而又无能为力。他觉得“与其作白眼以看人，何如问青天而搔首”，因此仿古人诗体，借游仙之咏来抒发自己的游思和感慨。康熙四十九年（1712年），厉鹗写了《游仙百咏》，不久又写了《续游仙百咏》。这两篇游仙咏清新飘逸，然而，诗人仍觉得言犹未尽。五十二年（1713年），他写了《再续游仙百咏》，“借文翰为遨游，真可谓尽名士之才情，极仙人之本色”，受到了朋友的赞叹。他自己也沾沾自喜道：“昔谢逸作蝴蝶诗三百首，人呼为谢蝴蝶。世有知我者，其将以予为厉游仙乎？”《宋诗纪事》和《辽史拾遗》是厉鹗的两部力作，受到时人的好评。《四库全书总目》评厉鹗辑《宋诗纪事》一百卷价值道：

“（《宋诗纪事》）全书网罗赅备，自序称阅书三千八百一十二家。今江南浙江所采遗书中，经其签题自某处钞至某处，以及经其点勘题识者，往往而是。则其用力亦云勤矣。考有宋一代之诗话者，终以是书为渊海，非胡仔诸家所能比较长短也。”“（《辽史拾遗》）拾辽史之遗，有注有补，均摘录旧文为纲，而参考他书条列于下。凡有异同，悉分析考证，缀以按语。……采辑散佚，足备考证。”

丰富的著述并不能使诗人的生活得到改善，不得已，他决定另谋出路。十三年（1748年），他忽生宦情，决定以举人候选县令，应铨入都。朋友们认为他不宜担任此职，加以劝阻。他只得说出自己的苦衷，是为了求得俸禄以侍养老母。当他北上来到天津时，老友查为仁将他留住水西庄。在这里，他意外地看到了查为仁为南宋周密的《绝妙好词》所作的笺注。他与为仁有同好，也曾收集过有关《绝妙好词》的材料。为仁所作，使他分外高兴。对学术的热爱战胜了对仕宦的追求，他放弃入都的打算，和为仁同撰《绝妙好词笺》。几个月后，著作完成，他返棹南归。

乾隆十六年（1751年），高宗南巡，厉鹗与吴城共撰《迎銮新曲》进呈。吴城所作为《群仙祝寿》，厉鹗所作为《百灵效瑞》。十七年（1752年）秋天，厉鹗病重。九月十日，他对汪沆说道：“予平生不谐于俗，所为诗文亦不谐于俗，故不欲向不知我者索序。诗词二集，已自序而授之梓，尚留小文二册藏敝篋，子知我者也，他日曷为我序而存之。”第二天，厉鹗辞世。

厉鹗的死使朋友们十分悲痛，他们哀叹：“今而后江淮之吟事衰矣！”马曰璐也哭道：“大雅今谁续，哀鸿亦叫群。情深携庾信，义重哭刘蕡。望远无来辙，呼天有断云。那堪闻笛后，又作死生分。”

厉鹗的一生正如他在《六十生日答吴苇村见贻之作》一诗中所概括的，“我生少孤露，力学恨不早。孱躯复多病，肤理久枯槁。干进懒无术，退耕苦难饱。帐下第温岐，归敝庐孟浩。风尖耻作吏，山水事幽讨。结托贤友生，耽吟忘潦倒。”他的诗幽新隽妙，刻琢研炼，于王士禛、朱彝尊之外，“独辟蹊径”，与金农的书画齐名，人称“髯金瘦厉”。他不修威仪，常曳步缓行，仰天摇首，即使在大路上，也常有吟咏之意。因此，又被人笑称为“诗魔”。

他的著作除上面提到的诸书外，还有《樊榭山房集》。厉鹗在词方面具有极高的造诣，为浙西词派中期的代表。在词派问题上，他推崇姜夔、张炎等人为首的宋词南宗，贬低辛弃疾等人的北宗。厉鹗以“清”与“雅”作为词好坏的标准。他主张在艺术特点上，词应该是幽隽清绮，婉约淡冷；作品蕴意上，词要适度表达作者纯正的情感，寄以不含俗态的清高志性。他与查为仁合编的《绝妙好词笺》成为继朱彝尊《词综》之后鼓吹南宋词方面最有影响的著作。另外，厉鹗也长于写诗，特别是五言诗。他与杭世骏齐名，《清代学者象传》中称其：“为诗精深峭洁，截断众流，于新城（王士禛）、秀水（朱彝尊）外自树一帜。”厉鹗读书搜奇嗜博，钩深摘异，尤熟于宋元以后的掌故。

清朝初年，活跃在诗坛上的主要都是由明朝过来的诗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严格意义上的清代“国朝”诗人开始出现，并逐渐成为诗坛的主力。“清初六大家”就是他们中的代表人物。首先是并称为“南施北宋”的施闰章和宋琬，其次是并称为“南朱北王”的朱彝尊和王士禛，再次是并称为“南查北赵”的查慎行和赵执信。此后，则有袁枚、赵翼、蒋士铨“乾隆三大家”。厉鹗崛起于“清初六大家”之后，“乾隆三大家”之前，

在清诗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

当时，正是沈德潜“格调”说流行之际，厉鹗与他“同在浙江志馆而诗派不合”。沈德潜，字确士，号归愚，江苏长洲（今苏州）人。中年以前以授徒为生。早有诗名，而连赴举场几达20次，均不售。乾隆元年（1736）荐举博学鸿词，依旧罢归。至乾隆三年（1738），始中举人，次年成进士，时已67岁。此后，他以诗受知于乾隆皇帝，官运亨通。不到10年时间，从翰林院编修升到礼部侍郎。乾隆十四年（1749）辞官归里之后，又加赠礼部尚书及太子太傅衔。他与乾隆帝的关系十分密切，有“殿上君臣，诗中僚友”之称。他在当时的诗坛上影响很大，“海内之士尊若山斗，奉为圭臬”。

沈德潜论诗，尊盛唐，主格调，一归于温柔敦厚，复古倾向极明。他认为：“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

据此，在内容上，他强调应言之有物，恪守封建伦常，以诗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在方法上，则讲求格调，遵循温柔敦厚的诗教，主张“蕴藉”，不赞成“发露”。他说：“唐诗蕴藉，宋诗发露，蕴藉则韵流言出，发露则意尽言中。”

由于过分强调温柔敦厚，因而承其风者独取格调说，以致“摩取声调，讲求格律，而真意渐离”。

沈德潜倡导“格调”说，不仅违背了其两代老师王士禛和叶燮的论诗精神，而且作为一个诗学界的流派，代表着诗坛上顽固的保守势力，给清代诗歌的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

厉鹗认为：“诗不可以无体，而不当有派。诗之有体，成于时代，阙乎性情，真气之所存，非可以剽拟似、可以陶冶得也。是故去卑而就高，避缠而趋洁，远流俗而向雅正，少陵所云‘多师为师’，荆公所谓‘博观约取’，皆于体是辨。众制既明，炉鞴自我，吸揽前修，独造意匠，又辅以积卷之富，而清能灵解，即具其中。盖合群作者之体而自有其体，然后诗之体可得而言也。”

他对人们沿袭明七子和本朝几个“巨公”之遗绪颇为不满，明确指出：“本朝诗教极盛，英杰挺生，缀学之徒，名心未忘，或祖北地、济南之余论，以锢其神明，或袭一二钜公之遗貌，而未开生面。篇什虽繁，供人研玩者正自有限。”这段话很可能就是针对沈德潜而发的。在《樊榭山房续集》，《自序》中，他又写道：“自念齿发已衰，日力可惜，不忍割弃，辄恕而存之。幸生盛际，懒迂多疾，无所托以自见，惟此区区有韵之语，曾缪役心脾。世有不以格调派别绳我者，或位置仆于诗人之末，不识为仆之桓谭者谁乎？”这里的“格调”二字，明显地表现出他对沈德潜及其格调派的反感。

厉鹗与沈德潜的诗学冲突，无关乎个人恩怨，就其实质而言，主要分歧有两个方面，一是宗唐与宗宋之争，二是在朝与在野的对立。

厉鹗始终是一个穷愁枯瘦的在野诗人，但其作品受到许多人的赞许，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杭世骏在《词科掌录》中写道：“厉太鸿为诗精深华妙，截断众流，乡前辈汤少宰西厓最所激赏。自新城、长水盛行时，海内操奇觚者，莫不乞灵于两家。太鸿独矫之以孤澹，用意既超，征材尤博，吾乡称诗于宋、元之后，未之过也。……是科征士中，吾石友三人，皆据天下之最。太鸿之诗，稚威之古文，绍衣之考证，穿穴求之，近代罕有伦比。”全祖望指出：“余自束发出交天下之士，凡所谓工于语言者，盖未尝不识之，而有韵之文，莫如樊榭。”这绝非好友间的过誉之词，而是客观事实。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言：“其诗则吐属娴雅，有修洁自喜之致，绝不染南宋江湖末派。虽才力富健尚未能与朱彝尊等抗行，而恬吟密咏，绰有余思，视国初西冷十子，则翛然远矣。”沈德潜也评价道：“樊榭征士学问淹洽，尤熟精两宋典实，人无敢难者。而诗品清高。”

无庸讳言，厉鹗的诗也有明显的缺点和不足。首先，他虽然出身贫苦，但大半生过的是“食客”式的生活，入世不深，结交有限，诗的内容不够丰富。诗集中很少有反映社会问题、民生疾苦的作品，主要是模山范水，吟风弄月，这多少带有一种脱离社会现实的倾向。其次，他虽然最长于山水诗，但平生游踪不广，主要局限于江、浙，无名山大川之助，诗的格局狭小，力量薄弱，雕炼有余，雄浑不足。其三，他喜欢用生僻的典故和替代字，矜奇炫博，流于晦涩，大大影响了诗的艺术效果。袁枚就曾批评道：“吾乡诗有浙派，好用替代字，盖始于宋人，而成于厉樊榭。……樊榭在扬州马秋玉家，所见说部书多，好用僻典及零碎故事。”不过，袁枚又指出：“先生之诗，佳处全不在是。”表明瑕不掩瑜，厉鹗的诗自有其独特的价值。

[樊榭山房集（套装全3册）_下载链接1](#)

书评

[樊榭山房集（套装全3册）_下载链接1](#)